

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
《读者》杂志原创版

联袂推荐



中学生创新阅读

名家悬疑故事 排行榜

2009年

非常6+2

6本名家精品选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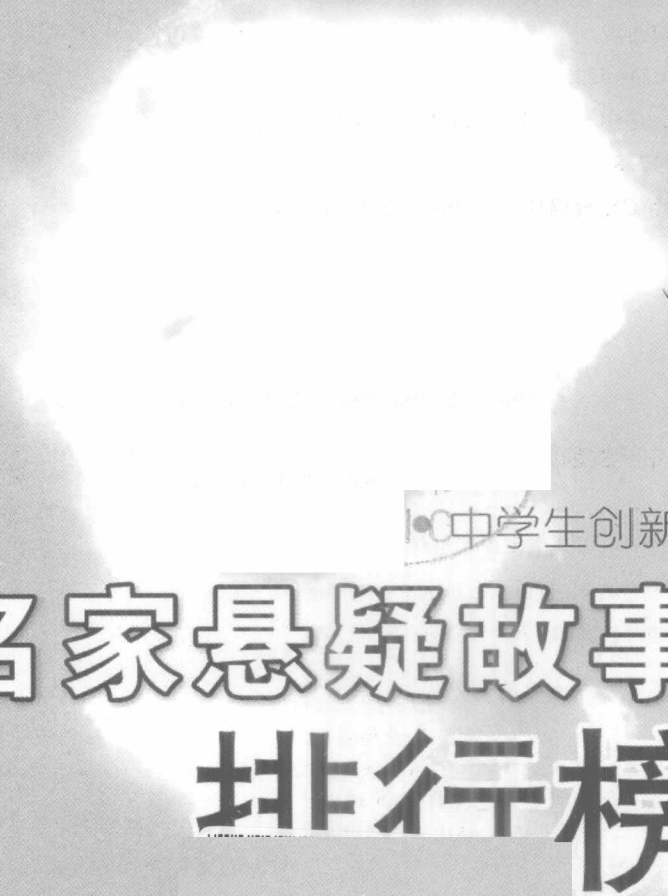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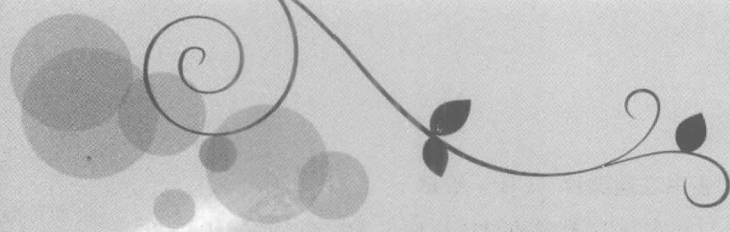
最新名校初中、高中作文精选精讲

《中学生创新阅读》编委会 主编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100 中学生创新阅读

名家悬疑故事 排行榜



2009年



《中学生创新阅读》编委会 主编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9年名家悬疑故事排行榜/《中学生创新阅读》
编委会主编.—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0.1
(中学生创新阅读)

ISBN 978-7-5624-5222-5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5901号

中学生创新阅读·2009年名家悬疑故事排行榜

《中学生创新阅读》编委会 主编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王伦航 版式设计:曾滢媛 周 宇

责任校对:文 鹏 责任印刷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张鸽盛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9 字数:302千

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222-5 定价:29.8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目 录 contents

特别推荐 · 2009年度悬疑小说排行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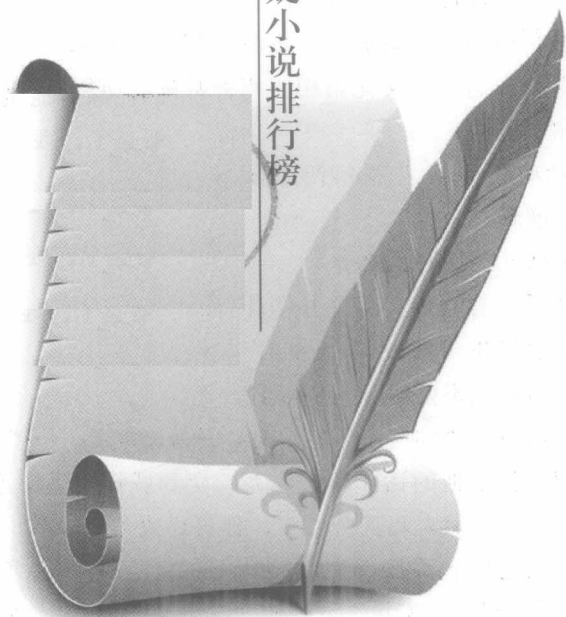
- 002 美人脍·····燕垒生
- 022 一封家书·····蔡 骏
- 029 色戒·····周德东
- 089 不在现场杀人事件·····成 刚
- 110 致命伤·····李西闽
- 151 一种屠杀·····余少镭
- 192 怪物楼·····庄 秦
- 203 刀马旦·····苏 簌
- 218 山魈·····菖 蒲
- 235 诡异大楼·····霍尔古勒

特别关注 · 2009年度悬疑小说上榜佳作

- 276 游戏鬼屋背后·····上官午夜
- 285 墓妈妈墓儿子·····七根胡

- 296 后记

特别推荐
2009年度悬疑小说排行榜



美人脍

燕垒生

雨正细细地下着。这个季节里的雨，总带着一股阴寒之气。萧云韶站在廊前，看着檐前不住淌下的雨水，不禁摊开手掌，往掌中呼出些暖意。

“二弟，谭姬真会在他房里？”

说话的是他的副手戚振发。虽然与萧云韶并称为“貔貅双刀”，只是戚振发自知与这个结义兄弟相比相去甚远，所以甘当副手，有什么事都让萧云韶拿主意。

“贝勒府不是旁人能随便进出的。守得如此之严，定然还在府中。”萧云韶轻声道。

“要大伙儿一块进去么？”

萧云韶看了看四周。那些仆佣仆妇仍在忙忙碌碌地做自己的事，似乎全然不晓会发生一件大事。他低声道：“不必了，我一个人进去吧，这是贝勒府内院，不要惊了列位福晋。”

戚振发惊道：“你一个人？二弟，这家伙可是……”

萧云韶止住了他的话，解下佩刀，交到戚振发手中道：“大哥，你在外面看着。若斗起来我真个不支，你再进来不迟。”

戚振发见他解下了刀，不由一怔，道：“二弟，你不带刀成么？”

萧云韶的刀法虽然声誉不及有“天下第一刀”之称的金刀邓虎侯之隆，但戚振发知道自己这个拜弟真才实学实不在邓虎侯之下。而萧云韶虽然长相文雅清雅，出手却狠辣之极，虽然与戚振发并称“貔貅双刀”，其实武林中都在传说，鬼刀萧云韶，杀气已在得享大名数十载的邓虎侯鱼鳞紫金刀之上。现在萧云韶竟然解下了这把向不离身的鬼刀，戚振发不禁有些惴惴。

萧云韶嘴角抽了抽，浮起一丝冷笑，轻声道：“我也不相信会斗不过此人。”

他慢慢地向前走去，戚振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急如焚，想说却又不敢，只是将左拳重重往大腿上一敲，低声道：“兄弟们，当心了，若是萧大人有个闪失，大家就并肩齐上。”

九曲长廊，曲曲折折，两边的雨如一张碎珠结成的大网。萧云韶走到门口，长长地吸了口气，刚要敲门，却听得里面有个人道：“进来吧，门没门上。”

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优雅而温和。他微微吃了一惊，脸上仍是平静如常，轻轻推开门。

门一推开，一阵幽幽的酒香扑鼻而来。他定了定神，方才跨进门槛，笑道：“吴大人真是好雅兴，下官来做个不速之客了。”

天色有些昏暗，屋里没有上烛，更显得暗淡。一个人正坐在角落的小桌前自斟自饮，桌上只放了一个青花瓷盆。这瓷盆极大，几乎占了半张桌面，盆上的花纹青得仿佛要滴下水来，里面盛的，居然是一幅仕女图。

萧云韶坐了下来，看了看盆中，淡淡笑道：“吴大人果然高明，闲居小酌，亦是如此精妙绝伦。子曰‘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’，诚哉斯言。”

坐在他对面的吴淇，乃是号称“京师四把刀”中的第二把，亦被称为天下第一名厨，任铁贝勒府总厨。现年三十三，却依然唇红齿白，一如少年。做厨子的，大半身体痴肥，吴淇却长得瘦削清癯。他以诗画入厨艺而闻名，名画师阎铁翎自言曾观吴淇拼盘而悟画意，而专工章草的朱丹岑则言学书者未观吴淇厨艺，入神品终生无望。桌上这盆脍原只平常，观来却几如仇十洲、唐伯虎的工笔仕女，未尝人口，已觉说不出的妥帖快意。

吴淇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大人过奖。近日贝勒爷胃口不开，在下闲居无事，不禁技痒。适治此美人脍，萧大人有兴，不妨陪在下小酌三杯何如？”

酒是温在一边的一只红泥火炉上的，一把宜兴陶壶嘴里正吐出一圈圈白汽，酒香已如有形有质，满溢室中。吴淇给他倒了一柄酒，萧云韶道：“吴大人既然有言：那下官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他拿起筷子，看着盆中那幅拼成的仕女图，却有不忍下箸之意。拼盆虽只小技，一般以多种菜肴搭配，拼出图案来，这盆仕女图却只用了

一种材料，拼出的却纤秣有致，几疑不是拼成的，而是以鼠须笔点染勾描画出来的。他叹道：“吴大人神技，下官真个不忍为逞口腹之欲而坏了这幅好画。”

吴淇叹道：“萧大人也是着相。红粉骷髅，色相原只弹指一刹那。诸法悉空，名为无相。凡有相者，皆是虚妄。”

萧云韶凛然一惊，道：“吴大人说得是。”他从那仕女的裙边挟起几缕脰丝，却惊异地发现那裙子真如穿在盆中女子身上一般，夹起裙边后，竟然露出下面的腿来。他惊叫道：“真个奇妙！”虽然明知这裙下的腿亦是以脰拼成，但看去粉红白皙，如凝脂，如美玉，如春冰，如蝉翼，几与真的美人无异。

再看着那仕女的脸，只觉盆中女子的眼光柔腻如水，如嗔似喜，有种说不出的诱人之感。他夹着那几缕脰丝，一时间心潮起伏，也不知想些什么，既想再将那裙边撩起一些，又觉如此太过唐突佳人，可要放下又十二万分的不愿。思前想后，只一瞬间，一张脸已涨得通红，筷子也如千钧之重，几乎要举不起来，喉头的一口气息咽不下，吐不出，说不出的难受。

吴淇忽道：“空散消沉者，色尽心亡。萧大人，若不能持空色观，此美人脰与吾兄实有百害而无一益。咄！”

他伸出筷子来在盆中一搅，盆中脰丝如水，刹那间已被搅作一团。萧云韶只觉前额如遭巨锤一击，这口气方才长长吐出，但见盆中已是红白相间，狼藉一片，不复那美人容颜，不禁叹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吴淇叹道：“世人皆执迷色相，萧兄亦不能免。”

萧云韶看着筷子上夹着的那几条脰丝，犹想着方才的惊鸿一瞥，只是现在却已不复见到了。他只觉心头空落落的极是茫然，叹道：“这等极品，转瞬即逝，惜哉。”

吴淇道：“美人脰原本就有九宜九不宜之说。治此肴，宜雨不宜晴，宜阴不宜阳，宜月不宜日，宜静不宜喧，宜清不宜浊，宜寒不宜暖，宜醉不宜醒，宜暗不宜明。今日诸事不宜，原本就不该治这道菜的。”他说着，也伸出筷子，挟了一缕脰丝抿入嘴中，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萧云韶打量了一下筷子上的那几根脰丝。脰丝切得极细，几如发丝，但每一根都一般长短、一般粗细，极为难能。他将那几缕脰丝放入

口中，只细细一抿，那几缕肉丝便如春冰一般眨眼化尽，但口中却留下一股异样的鲜甜，几乎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只吃了那么几根脍丝而已。他又拿起杯子来喝了一口，那酒也滑如丝缎，入口竟似长而不断，直入腹中，便有一缕暖意升起。他呆呆地坐着，好半天，才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脍之一道，中原久已不传。以前读晋人傅玄《七谟》，中有句云：

‘脍锦肤，膋斑胎，飞刀浮切，毫分缕解。动从风散，聚似霞委。流采成文，灿若红绮。’只觉这些都是文人狡狴，生肉切得再细，终有腥膻之气，所以才尽说些色形。今日得尝异味，方知色味俱是妙不可言。”

吴淇淡淡笑了笑，道：“昔张季鹰思吴中鲈脍莼羹，千里命驾而归。若脍食空有其形，谅他也不会弃官不做了。”

萧云韶又夹了一筷脍丝放入嘴里。初食之时觉得有些异样，但吃了两筷，便觉滑腻脆嫩，兼而有之，更毋论其味之美了。嘴里的脍丝不需牙齿咀嚼，只消轻轻一抿，就化为清水，而味道却浓郁芳香，与他吃过的各种美食都全然不同，只怕尝过这等美味，今生再难对他物有口腹之欲了。他又喝了一口酒，道：“吴大人，脍之一道，中原久已失传，不知大人从何处得来此法？”

吴淇道：“《毛诗》六月之章有云：‘饮御诸友，炮鳖脍鲤。’至两汉，脍食更是播于辞章，傅毅《七激》有云：‘涿养之鱼，脍其鲤魮’；陈思王亦云：‘脍西海之飞鳞’。至唐宋，咏脍之作尤多，然到元明两朝便日趋其少，至国朝已无余一矣。中原食脍之风，国朝已亡，然东瀛却仍存唐时东渡之《砍脍书》，我便是自此书中学得此法。”

萧云韶喃喃道：“便是那一次铁玉两位贝勒爷在易牙斗厨时的事吧？”

铁玉两位贝勒，都位列当今的四大贝勒。两位贝勒爷一般的年轻好胜，又嗜酒色如命，因此常在一处。只是两人家世仿佛，身份相埒（liè，等同之意——编者注），互相自然也有争强好胜之心。玉贝勒在府中建了一个枕溪阁，铁贝勒便大兴土木，在府里建了个听月楼；铁贝勒得了擅笛的谭姬，玉贝勒便千方百计，从姑苏以黄金千两买来了精擅洞箫的沈眉妩。十一年前，也不知被何人撺掇，两位贝勒爷又争上了闲气，说自家的厨子方是天下第一。

那时吴淇是铁贝勒的总厨，因为他表字仙随，便与玉贝勒家的总厨高颂仙、还有御膳房崇仙琴三人合称刀俎三仙。崇仙琴是旗人，因为是

御膳房的人，做的菜到底如何，旁人也知之不详。不过吴淇与高颂仙两人因为常被达官贵人借去操办家宴，他们的手艺有目共睹，向来被评为一时瑜亮，不相上下。与吴淇的样子不同，高颂仙人魁梧高大，但思路极细，做的菜也兼收南北两派之长，不似吴淇专工南派。

他们两人的主子有明争暗斗之心，两人倒没这么多想法，只做自己的菜。那次铁玉两贝勒包下了易牙居，相约以三道菜决胜负，定要比比是铁贝勒平时吃得好，还是玉贝勒家的菜美味。

吴淇抬起头，看着屋顶，道：“正是。萧大人，原来你还记得。”

萧云韶道：“此事京师上下，哪个不知，当时还传说了几个月之久。那时我还是个小孩，还在随师父习练武艺，便听人谈了许久。唉，”他忽地叹了口气，道，“可惜了高颂仙。”

高颂仙么？吴淇嘴角抽了抽，但他知道那不是笑意。高颂秋这个人，他已差不多要忘了，今日萧云韶一提，忽地想起来。往事又都历历在目。

“你比得过高颂仙么？”

铁贝勒将茶盖轻轻一磕，白如玉、薄如纸、明如镜、声如磬的薄胎景德镇雨过天青瓷茶碗发出清越的一声响。余声袅袅不绝。吴淇垂手站在一边，道：“回贝勒爷，旁人不知，但小人观摩过高颂仙做出来的菜。他精擅炒法，但刀工却较小人颇有不如。”

铁贝勒道：“刀功不好么？”他咂了下嘴，又道，“也不觉得啊，他切的菜仍然有模有样的。”

“那是高颂仙擅长扬长避短，将刀功不佳这毛病已掩过去了。贝勒爷，小人做的发丝菜心，每根菜可切至一尺长而不断，高颂仙做的这道菜，菜丝较小人要粗两倍以上。”

铁贝勒啐了一口，将嘴里的一片茶叶啐在青砖地上，骂道：“还以为你说什么呢，就这个玩意儿。那道发丝菜心，细则细了，吃起来也吃不出有什么两样的。”

吴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贝勒爷，若是切菜心，自然吃不出有什么两样，不过今番比试的第一道菜可是虎丹啊。这东西，若是切得不够薄，里面就会有腥味去不掉，味道便大打折扣。”

所谓虎丹，是东北虎的睾丸。此番玉贝勒的堂兄，吉林将军贵海给他捎来了四颗虎丹。这四颗虎丹都有小儿拳头一般大，是东北虎发情时

割来的睾丸。东北虎本就极凶狠，发情时更是势不可挡，得到这四颗虎丹大为不易，铁玉两贝勒府的总厨对决，第一道菜便是上这道虎丹，每人各做两份，互相品尝，以较高下。

听吴淇这般说，铁贝勒不禁伸出舌头来，舔了舔嘴唇，道：“听说吃了虎丹，能固精壮阳，龙精虎猛，可是真的？”

吴淇的眉头极微弱地皱了皱，道：“是有此说。不过虎丹原本就颇为腥膻，发情时割下的，更是膻味难当。若不将这膻味烫去，虎丹便难以入口。当初献给老佛爷的虎丹，崇仙琴切成极薄薄片，先以煮沸的玉泉水烫过，再将预先冰镇好的玉泉水激过。如此三烫三激，方才除去异味，再以浓香之味调和，老佛爷还嫌有点膻，说崇仙琴糟蹋了好东西，打了他五板子。”

“那你准备如何做？”

吴淇又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恕小人无礼，先卖个关子，等那一日贝勒爷便知分晓。”

铁贝勒终于也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吴厨子，你也挺能耐的。好，就信你一次，那一日定要叫玉哥儿输得心服口服。”他想了想，又道，“对了，让你媳妇儿给你打下手吧。她长得可真俊，这么个羊脂玉般的人儿，手也肯定很巧。”

听得铁贝勒提到自己新婚的妻子，吴淇略略打了个寒战，却仍是打了个千，道：“喳。”

易牙居的厨房在京师也是有名的。这一日除了铁玉两府的人以外，好事的人也来了不少，都想看看这两个名震京师的大厨的手艺究竟到了何等境界。

吴淇在红漆盘上托着两个金盖碗盛的虎丹出来时，另一边的高颂仙也用一个黑木漆盘托着两个玉盖碗出来了。将两碗虎丹在两边桌上各放了一碗，吴淇不禁看了看那边的高颂仙。高颂仙人高马大，今日也穿了一件崭新的长衫，倒显得颇为精神。

待两个碗都端了上来，铁贝勒向坐在另一边的玉贝勒拱了拱手，道：“玉哥，先尝尝谁的手艺？”

玉贝勒看了看高颂仙，高颂仙上前一步，躬身道：“还是请吴兄定夺吧。”

吴淇看了看高颂仙，心中却不由打了个突，但马上泛起一阵快意。

虎丹实在太过腥膻，虽然他自信已能让人吃不出半点异味，但仍需趁热入口方好。他盛虎丹的金碗不及玉碗能保温，若是凉了，定然于口味有损，便不谦让，上前躬身一礼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还请两位贝勒先尝小人的。”心中却不禁得意。他知道自己做的虎丹味道甚重，先尝自己的，纵然漱过口后再尝别的，两相一比照，定会觉得高颂仙做的无味了。若高颂仙做的虎丹未能将膻味完全解去，更能一尝便知。

玉贝勒道：“那好，铁哥请。吃了这虎丹，今晚铁哥定是龙精虎猛了。”

铁贝勒打了个哈哈，也道：“请。”他心里却不由有些惴惴，不知吴淇做出来的到底如何。一打开盖，便见碗中一颗鲜红虎丹浸在金黄的汤汁之中，一股异香扑鼻，顿时胃口大开，正要赞一句，却听得一边的玉贝勒赞道：“好香！”

这虎丹的香味已飘满了整个易牙居，旁人也都闻到了，一时竟有如痴如醉之感。一些多嘴的已在偷偷道：“真是香，不愧是上八珍之一。”边上有晓事的却道：“上八珍是猩唇、燕窝、驼峰、熊掌、猴头、豹胎、鹿筋、蛤士蟆，哪有虎丹，真是不开眼。”那人却不服气，道：“虎丹纵然不入上八珍，只因比这上八珍更难得，你知道什么。”

铁贝勒也没工夫管这些闲言，将象牙筷一夹。这虎丹看去便如一个肉球，夹下去却当时裂成两半。他将半个放进嘴里，上下唇刚一抿，那块虎丹顿时化了，当中竟然充满了极其鲜甜的味道。他又惊又喜，当时吞了下去。刚吞下，却又后悔，只觉吃得太快，如猪八戒吃人参果般还没尝出滋味，便又将另半个夹起来，想了想又分成两半，将小半个放进嘴里。只觉这等滋味，实在不可一口吃下去，要慢慢品味方为至理。忽然听得一边的玉贝勒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真是神乎其技。吴厨子，你是怎么做的，虎丹里竟然能灌上浆！”

吴淇面有得色，上前一步，道：“贝勒爷有所不知，虎丹极为至密，何况这两颗虎丹从吉林运至此处，当中水分尽已收干，更是坚实。小人是以刀功将这虎丹镂成九转玲珑球，再以滚开与冰镇的玉泉水九烫九激。因为这九转玲珑球直透中心，水已能透入当中，将腥膻之味解去，再以极品官燕、金丝鲍鱼熬成高汤细煮，方有此味。”

铁贝勒听吴淇说什么“九转玲珑球”，不禁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你将这虎丹刻成了九层了？”

九转玲珑球是玉雕的一种，便是将一个玉球层层镂空，大球套小球，一共有九个，每一层都可转动。这已是玉雕中的极品，只是玉雕的话，最外一层起码也有海碗一般大，虎丹却只有小儿拳头那么大，竟然也能刻成九层，这是何等刀技！玉贝勒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竟能刻成这等？”他吃得没铁贝勒快，碗中还有半个，伸筷子拨了拨，却见那半颗虎丹一下散开，成了一个套一个的半球形，而每个半球上又居然镂空有细细的花纹。他面色一变，心道：“糟了！铁哥儿这个厨子刀功竟然如此神奇，只怕高颂仙比不过他了。”不禁看了看一边站立的高颂仙，却见高颂仙面不改色，他见玉贝勒看向自己，上前一步道：“两位贝勒爷，既已品尝过吴兄佳肴，不妨漱口来尝尝小人的了。”

铁贝勒只觉胜券在握，将碗中的小半颗虎丹也放进嘴里，连同半碗汤汁也一饮而尽，道：“好，来人，漱口。”

北京城是八臂哪吒城，古老传说是明初定都时，刘伯温和姚广孝所建，镇住下面苦海幽洲的妖龙的。也正因为下面是苦海，北京城的井水大多是苦水，甜水井甚少，宫里喝的都是玉泉水，易牙居的水则是义井水。用清水漱过口，高颂仙走上前一步，道：“两位贝勒爷请。”

吴淇见他胸有成竹，不禁暗自生疑，心道：“高颂仙见了两位贝勒爷吃我做的菜，居然还这般镇定，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”仔细打量一下，却见高颂仙的左手拇指搭在食指第二个指节下，一直不曾动，更是狐疑，但也想不出到底高颂仙有什么玄机。

高颂仙的虎丹是用玉碗盛的。和阗美玉琢成的碗盖和碗身，原本就是一块。铁贝勒一掀起盖来，里面顿时冒出一股热气，味道却淡淡的，虽然也颇为香美，却远不及吴淇方才所做的那碗九转玲珑球般先声夺人。看看碗中，那虎丹浸在一碗清可见底的清汤中，心中一喜，暗道：

“好了，高颂仙这菜定然比不上吴厨子的。”偷偷看了看一边的玉贝勒，却见玉贝勒声色不动。他正要拿筷去夹，伸手却摸到一把玉勺，不由一怔，高颂仙在一边道：“铁贝勒爷，这虎丹要用勺子挖着吃，不能用筷子的。”

用勺子挖？吴淇忽地一震。虎丹纵然并不是肉，却也不能烧成豆腐一般，仍有韧性在的。他不由看了一眼铁贝勒，铁贝勒脸上也有些茫然，玉贝勒却在一边道：“铁哥请。”他已先将玉勺向碗中挖去。铁贝勒也拿起勺子挖去。他知道这虎丹多半如扬州狮子头一般，或许煮得烂

了。不过若是煮得极烂仍能保持原样，高颂仙也的确名下无虚。哪知勺子一挖下去，那虎丹正如嫩豆腐一般被挖下一片来，从中却又升起一股异香。这异香仿佛已然凝聚成形，笔直一条，正冲在他脸上，铁贝勒只觉眼前一花，差一点连勺子都拿不住，心中赞道：“世上竟有这等香味！”

他将那一勺虎丹放进嘴里时，吴淇在一边看得心惊肉跳，也不知铁贝勒究竟作何品评。眼角瞟到一边的高颂仙，却见他脸上露出了笑意，再看看铁贝勒，竟是面如死灰。他心中一惊，暗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已闻到一丝异样的味道。这味道极其好闻，一入鼻中，只觉浑身都有种说不出的舒服，便如许多双香软的手在按着自己周身一般。他心头一沉，忖道：“完了！高颂仙究竟是怎么做出这等味道来的？”

玉贝勒这时道：“铁哥，高厨子这虎丹你尝着可合口么？”

铁贝勒此时已将一颗虎丹扒了个精光。有心说不及吴厨子做得好，但只觉这话说出来不免太亏心了。他脸上红了又白，怔了怔，方道：“确是好，比吴厨子做得好。”

此言一出，旁人都“噙”的一声，交头接耳说了起来。吴淇那两颗虎丹的香味人人闻到了，只觉此味实非人间所有，没想到高颂仙做的虎丹竟会更胜一筹。吴淇听得此言，眼前不禁一黑，身子晃了晃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仍有些不服气，看向高颂仙，却见高颂仙嘴角噙着一丝得意，仍是站得笔直。

铁贝勒咂了咂嘴，道：“高厨子，你这菜到底是怎么做的？说来听听吧。”

高颂仙上前，半跪下道：“请贝勒爷恕罪，小人不敢说。”

铁贝勒有些不悦，道：“言者无罪，说吧。”

高颂仙道：“贝勒爷，吴兄的刀功天下闻名，小人心知在这一点上，拍马都赶不上他。何况吴兄饱读诗书，在色形上下手，也定然是胜不过他的，不过小人所长，在于家父业医，自小读过几本医书。”

铁贝勒诧异道：“医书？这和做虎丹有何关联？”

“回贝勒爷，虎肉腥臊，有刀兵之相，然桃木能制之。而此腥臊之气却正是虎丹效力所在，若一味解去，则虎丹真味便会走失。又虎为支之寅，寅属木，故不可见五金之器。故小人以桃胶调入美酒，放入陶瓮煮沸，上以桃木制筛覆之，将虎丹放在此中蒸九个时辰。桃胶香气透入虎丹，酒又能活血，虎丹就嫩如豆腐，腥臊之气也化作异香，再入汤汁

调和，其味自出。而吴兄以刀功将虎丹从外至内破为九层，烫去腥膻，再以金碗盛之。金能克木，虎丹真味至此泄去十之八九，实在可惜。”

铁贝勒拍了拍桌子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眼角却往吴淇一瞪。吴淇心中一寒，再也站不住，竟然一屁股坐倒在地。

.....

“随哥.....”

听到妻子温柔的声音，吴淇突然觉得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冷冷道：“你该满意了吧，我被你师兄打得一败涂地。只不过若是我被赶出贝勒府，你也只能跟我要饭去，讨不着好。”

即使隔了十多年，独身已久的吴淇依然能想起那个幽幽的声音。只是当时他只觉得胸口一股气下不去，只想狠狠发作一通。他骂道：“你师兄那王八蛋，明明刀功比我差得远，却会胡说什么五行相生相克，讥讽我不懂医道。”

她被吴淇吓着了，退了两步，小声道：“随哥，其实不做贝勒府总厨也没什么不好，凭你的手艺，在哪个饭庄不能过活。”

吴淇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那也要有命去才行。铁贝勒爷.....”

他想起铁贝勒最后的那目光，不禁浑身发寒。铁贝勒虽然只是个八旗纨绔子弟，却素有杀人不眨眼的名声，若是自己真败在高颂仙手上，只怕铁贝勒恼羞成怒，先要取了自己性命不可。当务之急，是把第二道菜赢下来。

第二道菜是用飞龙鸟来做的。所谓飞龙鸟，是关外一种类似鸽子的小鸟。飞龙鸟体型甚小，每只在半斤到一斤之间，肉质洁白细嫩，因为颈骨长而弯曲，犹如龙骨；腿短有羽毛，爪面有鳞，就同龙爪一般，故取名“飞龙鸟”。吉林将军贵海给玉贝勒带来了三对飞龙鸟，一共赢割下的净肉也不过斤许。

飞龙不似虎丹，一向就是关外美味，一般用来煮汤，另外的做法不外乎煎、炒、烹、炸、溜、滑之类，高颂仙纵然机变百出，也不能太离谱。如果这是第一场，那吴淇根本不必多想，做自己的便是。可是既已输了一场。他虽知此理，却只是想着高颂仙到底会做成什么样，仍然拿不定主意。

妻子咬了咬嘴唇，道：“随哥，师哥真的讥讽你了？”

吴淇道：“是啊。他还说我不通医道，混账王八蛋，背后捅我一刀

子。”

本来他做的九转玲珑球并不差，先前两位贝勒爷都赞不绝口，若不是高颂仙这句话火上浇油，铁贝勒也不会恼怒至此。他顿了顿，还想再骂几句，却听得妻子忽然小声道：“是因为我么？”他一愣，道：“为了你？”

“师哥……师哥因为爹把我许配给你，一直心怀不满。”

吴淇呆住了，道：“高颂仙他……他难道喜欢你？”

妻子有些羞怯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吴淇脑海中却是闪过一道亮光，猛地站了起来，背着手走了几圈，道：“小珍，你喜欢他么？”

妻子闺名希珍，吴淇向来如此称呼她的。听得吴淇这般说，她的呼吸一下变得急促了，急道：“随哥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嫁了给你，便再也不想别的，根本没见过他了。”

“怪不得他要把我往死里整啊，原来是因为小珍……”吴淇在心底默默地想着，不由得又看了妻子一眼。她说的是真话么？他的心头又是一阵绞痛。

岳父也是个有名的厨师，不过高颂仙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师傅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岳父宁可把女儿嫁给自己，也不嫁给这个徒弟吧。如果自己被铁贝勒下了毒手，高颂仙肯定会覆水重收，把小珍娶过门的。

“随哥，你别多心了，师哥不是这种人。”

妻子柔声说着。吴淇的脸变得铁青，让她看得心里害怕。她正想再安慰丈夫几句，却见吴淇忽地抬起头，眼睛亮得怕人。她心头一震，听得吴淇低声道：“小珍，三纲五常，是哪三纲？”

“夫为妻纲。”虽然三纲还有另二纲，她却知道丈夫说的肯定是这个意思。

“对啊。”吴淇一把抓住她的双肩，“小珍，我有件事要拜托你，我的性命就只有靠你了。”

吴淇刚把这个计划说完，她就呆呆地看着丈夫，木然地道：“阿随，你真要我这么做？”

“只有这么做了。”吴淇搓了搓手，“要是第二道菜也输在他手里，那依铁贝勒的脾气，肯定不会留我活命的，小珍，这第一道菜他是黑了我一道，现在我得连本带利地拿回来，等第三道菜时再决一胜负。”

妻子的嘴唇微微地哆嗦着，欲言又止。吴淇一把将她抱在怀里，痛哭道：“小珍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要再不帮我，那我肯定会死的。”

妻子终于轻轻点了点头。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，可是却没有看到，抱着她的吴淇那挂着泪水的脸上，却显出一丝诡秘的笑意。

第二天的易牙居里，虽然雨下得很大，还是挤得人满为患。头天这道虎丹让人大开眼界，今天这道菜更是让人想象不已。

两位师傅已在厨房里准备了。玉贝勒啜了一口香片，微笑道：“铁哥，今几个这道菜，不知吴厨子能做出什么花样来。”

铁贝勒道：“吴厨子上回大意了，这回把全身本领都拿了出来，自然差不了，玉哥您就瞧好吧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铁贝勒心里却仍是七上八下。虽然比的只不过是厨子的手艺，可要是铁贝勒府输了，那旁人都要说，玉贝勒府家宴才是京师第一，这个面子铁贝勒可丢不起。他暗暗咬了咬牙，心道：“吴淇怎么还不出来。”

“叮”一声，随着一声银钉响动，玉贝勒脸上露出笑意，道：“高厨子做得了！”他将右手大拇指往左手掌心一捺，发出“嚓”一声响，向铁贝勒道：“铁哥，这回大概又要对不住您了。”

他的右手上戴着一个碧绿的翡翠班指。这东西原是铁贝勒的爱物，左右手一对。上次吴淇做的虎丹输给了高颂仙，右手班指就归了玉贝勒，玉贝勒现在故意这般显一下，自是要说另一个也得归他的意思。铁贝勒脸上泛起一阵红，微微有些愠意，正要说几句，却听得铁铃又是“叮”一声，他脸上一下舒展开来，道：“吴厨子也做得了。”

吴淇也端着一个托盘出来上。

盘上放着两个青花大盆，盆上还各盖着一个半球形的圆盖。高颂仙见他竟然拿了个盆子盛这飞龙，不禁大为诧异。飞龙一般是做汤，这回别出心裁，调制了两副羹，而吴淇这般，定非羹汤。

难道是炒飞龙片？高颂仙嘴角已浮出笑意。如果是炒飞龙片的话，那这道菜平平无奇，而且炒菜一凉，风味大减，自己这道七彩飞龙羹两位贝勒爷尝完总得有一阵，看来这第二道菜，自己也已稳操胜券了。他不等吴淇上前，先上前一步，道：“两位贝勒爷，请先品尝小人这道七彩飞龙羹吧。”

铁贝勒见高颂仙抢先一着，心道：“哪能由得你。”看了看吴淇，